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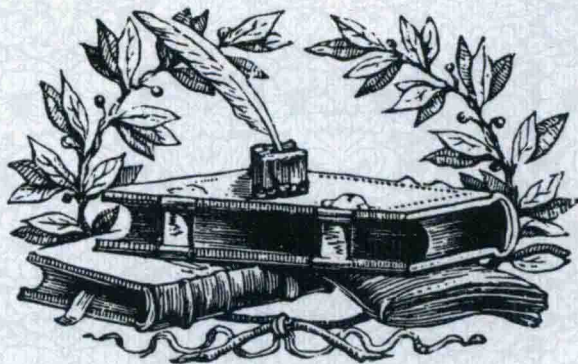
—— 高等学校英语专业系列教材 ——



*Theory and Practice in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跨文化交际： 理论与实践

隋虹 著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 高等学校英语专业系列教材 ——



*Theory and Practice in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跨文化交际： 理论与实践

隋虹 著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跨文化交际:理论与实践/隋虹著.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8.3
高等学校英语专业系列教材

ISBN 978-7-307-20020-3

I. 跨… II. 隋… III. 文化交流—高等学校—教材 IV. G1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34514 号

责任编辑:徐胡乡

责任校对:李孟潇

版式设计:韩闻锦

出版发行: **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 cbs22@whu.edu.cn 网址: www.wdp.com.cn)

印刷:湖北民政印刷厂

开本:720×1000 1/16 印张:10.75 字数:193千字 插页:1

版次:2018年3月第1版 2018年3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307-20020-3 定价:24.00元

版权所有,不得翻印;凡购我社的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前 言



在经济全球化和教育国际化的趋势和潮流下，一个全球化的“Global Village”（地球村）已经渐露雏形，跨文化交流已经成为世界各国人民间一个普通的人际交往活动。在大量的外国人涌入中国学习、工作的同时，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也开始走出国门，去旅游、探亲或学习等，将自己投身于异国文化的环境中，享受伴有文化休克的跨文化交际过程。

当今中国大学教育的外语教学课程设置中，能够将文化知识和跨文化交际理论结合在一起的课程凤毛麟角。外语课堂教学的主要任务大多是以听、说、读、写等语言知识和技能的传授为主，极少涉及其相关的内容和知识。不少人想当然地以为，只要学会外语，凭借常识、按照惯例，一切都可以迎刃而解。在这里，他们错误地将跨文化交际能力和学习外语的四项基本技能画上了一个等号。无论是耳闻目睹，抑或是亲身经历，我们都知道，即使两种文化间有一点点细微的差异，都可能会意味着一个截然相反的价值观和方法论。在中国特定文化背景下属于常识性的行为和表述，在某个外国文化背景下的跨文化交际行为可能就是极为反常的举动。大多数情况下，仅靠丰富的词汇和正确的语法表述难以顺利地完成一个完整、成功的跨文化交际过程。

综上所述，跨文化交际活动中所固有的文化差异已作为一个普遍性的常识摆在人们面前，等待更多的语言学习者和跨文化交际活动的参与者去认识 and 关注。本书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旨在帮助外语学习者和跨文化交际参与者获取更多的跨文化交流策略，在实践中融入和调和跨文化交际活动，进一步提高他们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对他们语言的实践运用能力和跨文化交际的顺利完成亦有一定的导航作用。

本书第一章“文化语言”，概述了文化和语言的基本概念和它们的相互关系，将关注点放置于文化休克，对其进行了一个较为全面的分析。第二章“交际与跨文化交际”，介绍了交际的定义、交际的特征、交际的模式，并

对跨文化交际、跨文化交际研究和跨文化交际学做了详细的阐述。第三章“文化‘花’园面面观”是本书的主体部分，主要对英、汉两种不同的文化进行了一个深层次的纵向探讨。如果说，本书的框架是一个坐标系，那么书中所谈及的英、汉的不同文化体现是该坐标系中的横坐标，对他们不同文化层面的分析探讨是它的纵坐标，笔者以其为切入点，将它进行了一个全方位、立体化的分析和探究。文中的相关例证均采撷于现实生活的实例和跨文化交际的实践活动，其目的是为了增强它的客观性和可信度。在跨文化交际活动中，英、汉语的地位具有无可比拟的重要性，这两种语言均为世界上占统治地位的通用语言。其中，汉语是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的语言，英语是使用最广泛的语言。在本章的每一个小节后，本书截取英、美、俄、法、日、德等几个国家文化的不同层面的文化知识，或以面概述，或取点分析，将它们一一采撷放入“花海踏浪篇”，作为本书主体部分每小节之后的文化赏析小文章，目的是将知识性和娱乐性有效融合在一起，进而达到理论性和实践性的完美统一。本书的第四章“跨文化交际能力”，在概述文化和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关系的基础上，着重论述了在大学外语教学实践中，如何切实地培养和提高大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在写作过程中，笔者参阅了不少国内外研究者的著作与学术刊物，并在书后列出了主要参考文献。在此，向其作者一一致谢。

从本书的构思到挂笔封稿的这段时间里，笔者得到了来自烟台大学韩晓玲教授、冷惠玲博士的热情支持和鼓励，并在百忙之中对此书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修改意见。在此一并向他们表示诚挚的感谢。

由于水平有限，本书难免有疏漏之处，恳请同行专家批评指正。

隋虹

2018年1月

于烟台大学三元湖畔

目 录

第一章 文化 语言.....	1
第一节 文化 语言.....	1
一、文化.....	1
二、语言.....	8
三、文化与语言的关系.....	9
第二节 文化休克	13
一、文化休克	14
二、文化休克的特征	17
三、文化休克的应对策略	18
第二章 交际与跨文化交际	22
第一节 交际	22
一、交际的定义	22
二、交际的特征	23
三、交际的模式	24
四、交际和文化	25
第二节 跨文化交际	26
一、跨文化交际	27
二、跨文化交际研究	29
三、跨文化交际学	31
四、文化休克与跨文化交际能力	38
第三章 文化“花”园面面观	42
第一节 各有特色的馈赠文化	46
一、馈赠文化的差异	46

二、英语国家的送礼习惯	48
三、汉民族的送礼习俗	51
花海踏浪篇(1)——求实创新的英国文化	55
第二节 妙趣横生的数字文化	58
一、英语国家的数字文化	58
二、汉民族的数字文化	62
花海踏浪篇(2)——开放进取的美国文化	68
第三节 迥然各异的称谓用语	71
一、称谓的意义	71
二、英语国家的称谓习惯	71
三、汉民族的称谓特点	75
花海踏浪篇(3)——俄罗斯的趣味称谓文化	80
第四节 千姿百态的婚俗文化	83
一、婚姻的起源	84
二、汉民族婚礼礼仪的历史变迁	85
三、英、汉婚俗文化差异	89
花海踏浪篇(4)——现代化的法国文化	92
第五节 源远流长的姓氏文化	95
一、姓氏的起源	96
二、英语国家的姓氏	96
三、汉族的姓氏文化	99
花海踏浪篇(5)——俄罗斯人的姓氏花絮	104
第六节 风采各异的植物象征意义	109
一、植物的托物言志	109
二、西方人的植物最爱	109
三、汉民族的植物喜好	111
花海踏浪篇(6)——德国的文化特质——森林崇拜	116
第七节 谨小慎微的禁忌文化	120
一、禁忌的渊源	120
二、英语国家的禁忌习俗	121
三、汉民族的禁忌习俗	126
花海踏浪篇(7)——日本的茶道文化	130
第八节 五花八门的中西饮食文化	133
一、宴客	133

二、西方人的理性饮食观.....	134
三、中国人的感性饮食观.....	139
花海踏浪篇(8)——“无酒不成宴”的友好邻邦:俄罗斯	143
第四章 跨文化交际能力.....	149
第一节 文化与跨文化交际能力.....	149
一、跨文化交际能力.....	150
二、跨文化交际中文化差异的重要性.....	152
第二节 外语教学与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	153
一、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的局限性.....	154
二、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的策略.....	155
三、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途径.....	157
四、外语教学与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	159
参考文献.....	162



第一章



文化 语言

文化和交流都依赖于一定的符号系统。贾玉新认为，交际是人们赖以生存、社会赖以活动、文化赖以传承和储存的重要机制。同时，交际会受到文化的影响。相同的文化中，人们共同使用的是相同文化背景下的同一套行为规则，因而在其交际过程中，文化就是一种润滑剂。而对于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跨文化交际的参与者，特别是在差异很大的文化中，迥然各异的文化背景则会成为他们跨文化交际活动中的一道难以跨越的天然屏障。

第一节 文化 语言

语言的产生和发展使人类文化得以产生和传承。不存在没有语言的文化，也不存在没有文化的语言。广义的文化包括语言，同时文化又无时无刻不在影响语言，迫使语言为了适应文化发展变化的需要而变得更加缜密和精确。文化和语言二者的关系紧密相连，密不可分。每一个外语学习者和跨文化交际参与者都希望能恰当、得体地使用自身所掌握的外语，顺利地完跨文化交际活动，那么我们就十分有必要去关注和研究一下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一、文化

近年来，“文化”一词使用的频率很高，使用的范围也很广，因而它的内涵和外延都变得十分丰富。学者们纷纷讨论着我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关系、东西方文化比较等一系列相关的问题。文化作为一种潜意识存在并活动于大部分人的头脑中，大家都将自己文化的诸多方面视为理所当然，只有当异文化与他们自身的文化发生冲突时，才会明显地感到自己文化的独特之

处。各大媒体上经常大张旗鼓讨论的所谓“企业文化”“饮食文化”“茶文化”等，尽管人们都用了“文化”这个词，但不同的人对这个词所理解的含义是大相径庭的，此文化非彼文化。文化研究中，其间的大部分是具有隐蔽性，不在使用者视线内的。因此，有的学者把文化比作冰山，正所谓“冰山一角”，我们实际上能看到的只是它露出水面的一小部分。水下的大部分冰山超出了我们视线的范围，而这大部分冰山正是语言学习者和跨文化交际研究者所要关注和研究的主体部分。

语言是人们进行沟通交流的表达方式，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人们借助语言来实现保存和传递人类文明成果的目的，同时，语言又是民族差异的重要特征之一。一般来说，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英语、汉语、俄语、西班牙语和阿拉伯语是世界上的主要语言。据德国出版的《语言学及语言交际工具问题手册》，世界上现存 5651 种语言。在这些语言中，有 1400 多种还没有被人们承认是独立的语言或是正在逐渐走向衰亡的语言。

1. 文化的概念

在从事跨文化交际研究的过程中，我们不可避免地要进行文化对比。但是，定义“文化”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它是跨文化交际研究中一个至关重要且无法回避的问题，同时，它还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由于文化本身涵盖面广，且它的研究者各自出身的学科背景不同，他们提出了数以百计与之相关的定义。如果对文化的理解不同，那么对比的结果就有可能相差甚远，甚至对比的事物都可能是不同指代。因此，在讨论跨文化交际的某些具体问题之前，我们首先要弄清的是“文化”究竟是什么。

目前，学术界公认的“文化”定义是被称为人类学之父的英国人类学家泰勒（E. B. Tylor）作出的，在 *The Primitive Culture*（《原始文化》）中，他对“文化”所下的定义是“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讲，是一个复合整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作为一个社会成员的人所习得的其他一切能力和习惯”。泰勒是第一个对“文化”的定义有重大影响的人。值得注意的是，他所强调的是知识、习俗、能力、习惯等，不是具体的实物。这个定义将“文化”解释为社会发展过程中人类创造物的总称，包括物质技术、社会规范和观念精神。文化是一个由先辈流传和后人习得的包括语言、知识、社会规范和价值观在内的由某个特定人群共享的符号，它影响着群体成员的行为方式。

2. 文化的分类

关于文化的区分，最为常见的说法是广义文化和狭义文化，也有人将其区分为大文化和小文化。日本著名社会学家富永健一认为：“正如我们将社

会区分为广义的社会和狭义的社会那样，也有必要将文化也分为广义的文化和狭义的文化。广义的社会是与自然相对应的范畴；同样，广义的文化也是作为与自然相对应的范畴来使用的。在这种情况下，技术、经济、政治、法律、宗教等都可以认为是属于文化的领域。也就是说，广义的文化与广义的社会的含意是相同的。但另一方面，狭义的文化与狭义的社会却有不同的内容。后者是通过持续的相互关系而形成的社会关系系统；而前者如我们上文中提出的定义那样，它是产生于人类行动但又独立于这些的客观存在的符号系统。”

此外，文化还可以分为显形文化和隐形文化。支持这一区分方式的代表人物是美国人类学家克莱德·克鲁克洪（Clyde Kluckhohn），他说：“对文化作分析必然既包括显露方面的分析也包括隐含方面的分析。显形文化寓于文字和事实所构成的规律之中，它可以经过耳濡目染的证实直接总结出来。人们只需在自己的观察中看到或揭示其连贯一致的东西。人类学家不会去解释任意的行为。然而，隐形文化却是一种二级抽象……只有在文化最为精深微妙的自我意识之处，人类学家才在文化的承载者那里关注隐形文化。隐形文化由纯粹的形式构成，而显形文化既有内容又有结构。”

社会学对于文化的区分还有一种“亚文化”的概念，“当一个社会的某一群体形成一种既包括主文化的某些特征，又包括一些其他群体所不具备的文化要素的生活方式时，这种群体文化被称为亚文化。亚文化可以围绕着职业种类发展而成，如医学或军事部门的亚文化。亚文化还可能是基于种族或民族的差异，如美国黑人亚文化。亚文化还可能是源于地区的差异，如美国南部各州的亚文化；也可能基于原来的国籍，如美籍墨西哥人和美籍意大利人亚文化。每一个复杂社会都包含着许多亚文化，社会成员常常是在一个以上的亚文化中发挥作用，反过来说，他们在一生中也会经历许多种亚文化”。文化哲学把文化结构细分成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三个层面。其中物质文化是指人在物质生产活动中所创造的全部物质产品，以及创造这些产品的手段、工艺、方法等；制度文化是人们为反映和确定一定的社会关系并对这些关系进行整合和调控而建立的一整套规范体系；精神文化也称为观念文化，是以心理、观念、理论形态存在的文化。精神文化又包括两个部分，一是存在于人心中的一种文化心态、文化心理、文化观念、文化思想、文化信念等；二是已经理论化、对象化的思想理论体系，即客观化了的思想。

近段时期的文化研究中，对于文化的区分出现了高雅文化、精英文化、通俗文化、大众文化、流行文化、产业文化、商业文化等新概念，并且迅速

拥有了大量的进行相关研究的专家学者和论著。此外，在各个学科领域内都有相应的文化概念，如政治文化、经济文化、企业文化、行政文化、管理文化、法律文化等。包罗万象的文化定义所反映的是文化与人类及社会的密切关联度，不仅揭示了文化与人类社会进程的关系，而且还揭示了文化与人类社会整体的联系，这种联系涉及社会的各个层面和领域。同时，也揭示了文化对于人类每一个人的个人权利、利益、自由、生存状况的关注。

文化是跨文化交际研究的核心，它影响着跨文化交际中的许多因素，包括一个民族的历史、传统、宗教、价值观念、社会组织、风俗习惯、社会所处的发展阶段和社会制度等。聚焦的研究对象是英、汉语不同文化背景下若干文化层面的对比。

本书中所谈及有关文化的重要概念和术语，包括文化意识、文化研究、文化适应、跨文化交际等，均选自拜伦（Byram）的 *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Language Teaching and Learning*（《语言教学百科全书》）。

（1）文化意识。

文化意识和语言的联系最为密切，它产生于人文和社会科学于 20 世纪 80 年代社会讨论的“文化大转型”中。文化关系因民族、种族、社会、地域或制度的不同而不同，但其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共性是文化意识概念的自省性或反思性。换句话说，理解和感受异国文化的运作方式或文化系统对个人从文化上认识自我和自我身份具有重要的意义。人文教育中，文化意识被广泛应用于许多相关学科中，如地理学和社会学研究会优先从文化角度来看待文化方面的问题。相比而言，虽然在母语教学中文化意识常被提及使用，但实际上，它在二语学习和外语教学中具有更强的指导性。

外语教学中，尤其是大学的外语教学中，文化意识具有相对的重要性，因为各个层次的语言教学越来越广泛、直接、具体地集中于文化内容，而且与文化内容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从 19 世纪开始，语言的教学内容就不同程度地包括文化著作和各种直观文化教具，语言教学早就烙上了国家文化和社会的印记。在教学法发展史上，文化意识是一个既强调发展文化洞察、文化态度，又强调发展文化身份的一个关键概念。拜伦（Byram）建立的语言与文化教学模式，包括语言学习、语言意识、文化意识和文化经历。一般来说，对文化和教学论的讨论主要受美国人类学家格尔茨（Geertz）的影响。在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文化的解释》）中，他从符号学角度对文化进行了全方位解释。除此之外，还有少数被称为批评性质的文化意识方法，反思性是文化意识的一个重要方面。它的发展就是从民族中心主义向相对性观点的发展，包括从民族文化定势向从多角度看世界的方面发展。因

此，文化意识的概念把两个不同的传统学科联系起来，一方面是人类学中有关文化代表性和文化相对性的讨论；另一方面是社会心理学中关于偏见、文化定势和整体社会认知的讨论。

文化意识与跨文化能力这两个概念存在着某种竞争关系，其理论更多地被用在评价标准上。与跨文化能力相比，文化意识是一个更为普遍的概念，它多种不同的解释常存在于多样化的语境和对语言教学内容感兴趣的方面。

(2) 文化研究。

文化研究最早开始于英国，它是关于文化现象多学科或跨学科分析的涵盖性术语。第一次出现在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 Hoggart）和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的两部作品中。两位作者传承了英国的文化批评传统，并通过文化概念平民化使其发扬光大。从此，文化研究便不再只是集中研究那些精英文化和高层文化，而是转向聚焦社会内部种种纷繁复杂的文化。1964年，Richard在伯明翰大学建立了英国文化研究发展史上最具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对主要相关文化问题进行了理论和实证研究。此间，全球各国文化研究与英国文化研究同步向前发展，美国、澳大利亚、意大利、德国等国以及中国的台湾地区都根据各自需求开展了文化研究。近30年时间里，随着其不断壮大，文化研究迅速地发展到了世界各地。在向纵深发展的同时，文化研究也被导入外语教学和其他学科的教学研究中。

纵观文化研究的发展过程，它是一个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的历程，当那些所谓自明之理的意义是言而有喻时，我们所说的文化讨论便产生了。

① 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后遗症逐渐消失，社会和心理资源再一次得以充实时，人性的社会和政治意义吸引了更多人的兴趣，他们的聚焦和关注使人们可能再一次去反思、探讨和彻底改变那些曾经无法与法西斯战争抗衡的社会准则和价值观。在欧洲，这些过程逐渐在“人性的危机”中显现出来，也再一次表现在20世纪50年代相关政治、文化转型中，这对学术观点以及一代人的政治、文化观都产生了一定影响。

② 20世纪50到60年代，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移民数量不断增加。当时，社会上这些移民并没有被认为是影响政治文化的因素，但他们的到来对文化和政治关系的讨论产生了极其微妙的影响。当这些移民的第二代和第三代进入学校时，他们对欧洲政治、文化的统一甚至产生了决定性影响。

③ 在发展文化研究的同时，美国丧失了控制全球经济的能力。人们意识到，美国再也没有能力确立自己建立“世界新秩序”的大国地位了。

因此，从全球视角来看，经济、政治、文化发展这种不可逆转的变化必

将在全世界范围内给文化研究论坛带来一场旷日持久的论战。

(3) 文化休克（即文化冲击）。

事实上，每一个人在遇到与自己的成长所不同的文化时，都会受到这样的冲击。这是因为，自己长期生活的那个社会环境与目前所处的这个陌生的社会环境是如此不同，以往运用自如的社会技能、自觉遵守的行为规范和行业准则，在异文化的环境中失去了作用，从而引起自身心理状态的混乱、不安。这便是文化休克在现实生活中具体的反映。如在西方国家，人们非常在意所谓的安全距离，办理一切与钱或私人有关业务的排队人员都必须自觉地与前一位正在办事的人保持约1米的距离，并且努力装作漠不关心或是毫不在意的样子。与此不同的是，中国人在银行、邮局等部门排队，通常是一个紧挨一个。当然，随着时代的发展，各国文化彼此交融贯通，人们的隐私观念发生变化，这种状况也有所改变。按照俄罗斯的待客习惯，如果有人来家里做客，主人需要把盐撒在面包上而不是直接撒在地上，以表示很看重客人的来访。多种文化因素与生俱来的根本差异必将产生文化冲击，这就导致对不同异文化的适应不可能有一个绝对相同的复制模板。

20世纪50年代末期，美国的文化人类学家奥博格（Oberg）第一次使用了“文化休克”（culture shock）即“文化冲击”的定义，这也是人类第一次使用“文化冲击”的概念，之后便被普及开来。继奥博格之后，众多学者相继使用不同文字表述定义“文化冲击”，如爱德华·霍尔（Edward Hall）“所谓文化休克，就是自己迄今为止所经历过的大量的熟悉的环境或是失去或是扭曲，而被另外的自己所不熟悉的环境所替代”的定义；在总结大量观点的基础之上，日本学者星野命将“文化休克”定义为一个人在接触与自己的文化所具有的生活方式、行为规范、人际关系、价值观或多或少不相同的文化时，最初所产生的感情上的冲击和认知上的不一致。但是，情况还不止于此，它还是由此而产生的身心不适应症，以及累计产生的一种潜在性的、慢性的恐慌状态。

鉴于文化休克在跨文化交际中不可轻视的重要地位，本书将另辟章节对其进行详细的阐述。

(4) 文化适应。

不管一个人的性格、能力具有多么强的异文化适应性，只要他来自不同的国度，就几乎不可能在文化交际过程中绝对避免文化休克。因为在跨文化交际过程中，文化休克是一个必须正视且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在文化冲击中，人们逐渐适应了新的环境，同时也在不断地超越自我的文化意识。通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人们能够将所受到的文化冲击程度减少到最小，从而可以

避免肉体上或精神上可能遭受更大和更多的痛苦。

首先,通过学习掌握异文化环境的社会技能才能逐步减缓文化冲击。社会技能是心理学的一个概念,它指在人的思想、看法、行为中那些与人交往时需要用到、会发生作用的所有东西。它所包含的内容涉及交际行为中的诸多方面,从打招呼的方式到开始或结束交际时的暗语;从语音、语调在感情方面的运用到体态语的含义。比如说,在西方人眼中,东方人的谦虚有时实际上是缺乏自信的表现,而西方人在态度上多表现为直截了当、能言善辩的个人主义,有时难免让我们感到不快。对于一个来自不同语言 and 不同文化背景的异国者而言,未知的太多东西以及交际中诸多的不协调因素,容易使他遭受异文化冲击,进而发生跨文化交际中的误解。因此,在异文化环境中,跨文化交际参与者必须要学习的是与自身文化有差异的那部分社会技能。

其次,在异文化环境学习和适应过程中,来自不同语言 and 不同文化背景的外语学习者必须克服心理障碍,相信自己。同时,他们必须抛掉自卑感和各种成见,要时刻提醒自己,国家经济实力有强弱之分,但不同国家的文化并无优劣的区别,必须用自己展示出来的自信来换取别人对自己的尊重。在跨文化交际的实践中,心怀各种成见、带着有色眼镜看人的做法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

最后,为了适应异文化环境和减缓文化冲击,外语能力更是一个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作为跨文化交际参与者,我们需要具有尽可能流畅的外语表达能力。无论说话者使用非母语多么流利,总有它的局限性和交流中无法跨越的沟壑,他时不时地会受到母语以及本族文化的干扰。其实,一个外语说得很流利的人,在其语言背后常隐藏着某种文化假象,使人误认为他同时具备所使用语言的文化背景和价值观念。有时,他的语用失误甚至令人怀疑是一种故意的言语行为,因而导致冲突发生的潜在危险性也极大。

归根结底,正所谓“入乡随俗”,跨文化交际中,我们必须加强相互理解以寻求真正意义上的文化适应,以积极的态度去理解别人。在跨文化交际时,如果我们身在异域他乡,却不学习他们的社会技能和交际礼仪,不遵从他们的风俗习惯,肯定会在生活上有诸多不便,因而,中国人总是顺从对方的行为规范。显然,这样做有其合理的一面。但是,跨文化交际中,理解对方并非同化于对方的文化模式。我们不能将自身的文化模式强加在对方身上,而是既要站在对方的文化背景下来理解对方的行为,也应该基于自身文化背景适度地向对方解释自己的行为。只有这样,在发生冲突时,双方才能在仔细认识不同点的同时,积极寻找其共同点,做到真正意义上的相互理解。总之,建立在文化适应基础上的跨文化理解,其难度超出了我们的想

象。在整个跨文化交际过程中，从文化意识、文化研究、文化休克到文化适应是一个发生误解、消除误解直至接受对方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们都是某种文化自身的产物。

经历一系列文化休克历练后建立起来的文化适应是一个极具正面性、积极性的产物。经过这个阶段后，人们逐渐学会设身处地替他人着想，并养成站在对方的立场、从对方的角度来考虑问题的习惯。与此同时，语言学习者更加清醒地认识到语言表达的重要性。只有具备了较强的语言表达能力，跨文化活动参与者才能够适时准确地将自己心中所想以及身上所感准确无误地传达给对方。经历了文化适应之后，越来越多的人能够进一步意识到跨文化交际的重要性。

二、语言

语言是指人类创造的一种特有的、作为人类交际工具的音义结合的符号系统，它是指同类生物之间由于沟通需要而制定的具有统一编码解码标准的声音（图像）信号。每个符号系统中，其发音和意义的结合是任意的。正是这种任意性的存在，才使人们能够用有限数量的音，并根据一定的规则进行组合来表达和反映人类环境以及他们各种各样的经历和感情。

语言系统具有层级性，它由音位、语素、词或短语、句子及组合规则等层次组成。语言系统的这种层级性使它具有无限灵活性，能通过不断改变和调整自身结构来适应外界交际环境的变化。相比而言，所谓动物的“语言”也能够发出声音，表示自己的感情或在群体中传递信息，但这仅是一种刺激反应（stimulus-bound）。就其表达功能和复杂性来说，它们都无法与人类的语言相比。语言能力是指在漫长的生物进化过程中，人类所获得的一种特殊的技能。生理学研究表明，人脑中有专司语言的神经区域。一般情况下，人们的语言神经区域在左脑半球，左利手或其他特殊情况者（如小时候得过脑神经障碍症者）的语言区域可能在右脑半球。动物无法学会人类语言是因为它们不具备这种语言能力的生理基础。当然，人类获得语言的能力，还需要后天的语言环境。一个孩子出生后，如果长期与世隔绝，他就永远不可能掌握语言。每一个人学语言都有一个关键的时间段，过了这段时间，即使有一定的语言环境，学习者也无法正常地掌握一门语言。事实上，日常生活中发生的很多事例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众所周知的“狼孩”故事便是信手拈来的例证。

同样，对于语言学习者而言，由于地域、职业、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社会地位等诸多因素不同，人们所掌握的语言系统也不同。根据不同标

准，我们可以分出多种语言变体、地域变体、社会变体以及风格变体等。语言是人们交流思想和传递感情的媒介，它对政治、经济、社会、科技乃至文化本身产生影响。语言这种文化现象的方向是不断前行发展的，其现今的空间分布也是过去发展的必然结果。我们根据它的语音、语法和词汇等方面特征的共同之处和它的起源，把世界上的语言分成语系，同样，每个语系中又包括有数量不等的语种，这些语系与语种在地域上都有一定的分布区，很多文化特征都与此有密切的关系。其中，本书涉及的两种语言，英语归属于印欧语系日耳曼语族的西日耳曼语支，汉语则归属于汉藏语系汉语族。

三、文化与语言的关系

社会学家告诉我们，文化是形形色色的，语言是多种多样的，一切文化都是独特的，互不相同的。由于文化和语言本质的差异，对于需要在不同语言 and 不同背景下交际的人来说，他们成功地进行交流有一定的难度。跨文化交际常会遇到一些无法想象的障碍和困难。正如美国语言学教授萨皮尔(Sapir)所说：“语言的背后是有东西的。并且，语言不能离文化而存在。”就语言和文化关系而言，柏默(L. R Palmer)的评价则是一语中的：“语言的历史和文化的历史是相辅而行的，它们可以互相协助和启发。”

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它对文化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有些社会学家认为，语言是文化的冠石——没有语言，就没有文化；从另一个方面来看，语言也受到文化的影响，反过来也反映文化。可以说，语言反映一个民族的特征，它不仅包含着该民族的历史和文化背景，而且还蕴藏着该民族对人生的看法、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作为一名语言学习者和跨文化交际的研究者，我们必须注意到，语言与文化的关系是互相影响、互相作用的双向互动关系；学习语言必须了解文化，了解文化必须掌握语言。

1. 语言是通过社会而习得的

语言是人类创造出来的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是人类交际最重要的工具，也是人类思维的工具。它不是孤立存在的。语言知识是文化知识的一部分。但语言中有一部分并不全部包含在文化知识里，其依据就是在个人拥有的语言知识中，其个人所拥有的那部分是不为他人所共有且能够共同使用的。

英国语言学家赫德森(R. Hudson)指出，在习得语言的过程中，小孩的有些语言知识不需要通过学习就能获得。据此，他把人类的知识分为以下三类：文化知识(从别人那里习得的知识)、共享的非文化知识(统一社会或全世界人们共有的知识，但并不是通过互相学习获得的)和非共享的非